

权力转移、地位焦虑与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王秋彬

【摘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成功地战胜苏联与日本在安全与经济上的挑战，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近年来，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力推进，美国的优势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逐渐缩小，中美即将发生权力转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一地位变化所带来的是美国深深的“地位焦虑”。其实，这种焦虑感在中美两国都有体现，只不过作为霸权国，美国的“地位焦虑”——在经济、军事、科技、模式等领域优势地位被他国超过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全感——比崛起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受地位变化以及地位焦虑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竞争色彩空前凸显。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特朗普政府明确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多种方式制衡中国。为此，中美双方除了在经济、科技、安全等传统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之外，在规则、国际观、朋友圈等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尽管中国目前无意（也没有实力）与美国开展竞争与对抗，但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该如何应对？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

【关键词】权力转移；地位焦虑；中美关系；战略竞争；“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华侨大学侨务公共外交研究所所长。

Power Transition, Status Anxiety, and New Trends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US has become the superpower after having overcome security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It has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is unique status for decad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 and its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merica's pre-eminent status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As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gets smaller, the possibility of power transition is emerging. This change of power status leads to a deep "status anxiety" in the US. In fact, this anxiety is evident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However, as a hegemonic power, America's status anxie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rising power. The US is feeling insecure, due to witnessing the fact that its pre-emine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y,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al model, as well as other fields, are being replaced by other emerging powers. Because of the status change and status anxiety, competition has been stronger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as China is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dentifies China as its “rival”, and adopts many measures to balance China. As a result, besides the competition in the traditional fields such as the economy, technology, security, etc., both China and the US are also engaging in intense competition in other areas, such as norms, conception, and their “circle of friends”.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no intention (nor capacity, either) to compete with or confront the US, when facing the overbearing challenges from the US, China should think about what it should do. This is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diplomatic issue for China after its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

Key words: Power transition; Status anxiety; China-US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Wang Qiubin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Diaspora Public Diplomacy Studies at Huaqiao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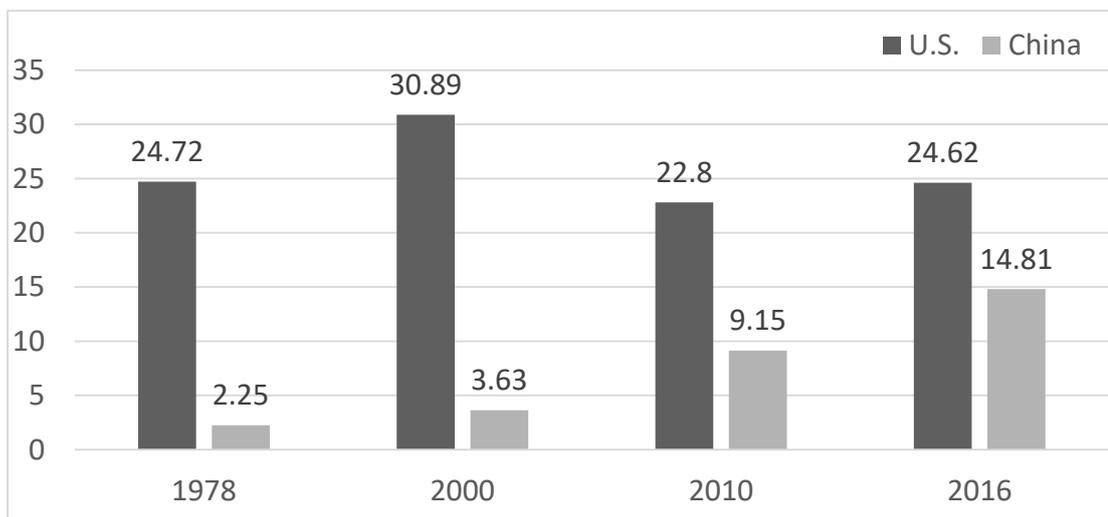
近年来,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力推进,美国霸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二战结束后美国曾经遭遇苏联的军事挑战与日本的经济挑战不同,这一次美国受到了来自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模式等领域的全方位挑战。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关于中美即将发生权力转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一地位变化(status change)带来的是美国深深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其实,这种焦虑感在中美两国都有体现,只不过作为霸权国,美国的“地位焦虑”——在经济、军事、科技、模式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被崛起国超过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安全感——往往比崛起国表现得更为强烈。鉴于此,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特朗普政府明确地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挑起贸易争端、杯葛“一带一路”倡议、争夺朋友圈等多种方式,试图使中国崛起不至于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太大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及其对华战略思维决定了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与历史上崛起国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始终强调自己无意也无力与美国竞争、对抗,希望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建设者,对手的“缺席”可能使美国成为一个孤独的“挑衅者”,但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态势已经日趋显现。

一、中美实力地位对比变化与权力转移的前景

自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关于中国GDP何时将超过美国的各种预测便纷至沓来。根据经济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的GDP排行榜上,中国2016年已超过美国,位居榜首。而

若以市场汇率（MER）计算，中美两国的 GDP 规模将在 2025 年达到接近值，中国为 21.3 万亿美元，美国为 21.7 万亿美元；到 2030 年则拉开了距离，中国为 26.5 万亿美元，美国是 23.5 万亿美元。^① 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1978-2016 年间，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份额从 2.25% 上升到了 14.81%，40 年间几乎增长了 6 倍，而美国仍然保持在 25% 左右（见图 1）。可以预见，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进一步缩减。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无论是 2016 年还是预测中的 2022 年，按照 PPP 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于整个发达经济体，若根据 MER 计算的话，中国的贡献率则接近于发达经济体。换言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远远超过美国。^②

图 1：中美两国占世界 GDP 份额的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

除了上述一系列统计数据之外，皮尤（PEW）研究中心和盖洛普（Gallup）的民调数据也纷纷显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领导作用的提升。根据 2017 年 7 月 13 日 PEW 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全球 38 个国家中，虽然认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比例（42%）仍高于认为是中国（32%）的比例，但在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从纵向看，2014 年和 2016 年，对于同一个问题，只有 6 个国家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2017 年，认为美

^① PwC, The world in 2050, Feb. 2017,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economy/the-world-in-2050.html>(accessed November 18 2018)

^②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7), <http://data.imf.org/?sk=ABFF6C02-73A8-475C-89CC-AD515033E662>(accessed April 15 2018)

国已经退居中国之后的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从横向看，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盟友（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纷纷把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新领导者。虽然中国邻国、非洲以及南美国家虽然仍视美国为世界经济领导力量，但这一比例是呈下降趋势。^③ 盖洛普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开展的民调结果也显示，不同意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比例首次超过同意的比例（见图 3），当然不同意美国并非意味着就一定同意中国，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产生了动摇。这一民意变化发生在 2017 年，也就是特朗普执政元年，不应该是一种机缘巧合，而是与特朗普执政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新保守主义政策分不开，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协定》，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费用，甚至威胁要减少安全承诺以节省开支，确保“美国再度伟大”。一个只注重自身利益的美国很难再让盟友产生信任，转而寻求新的世界领导者也在常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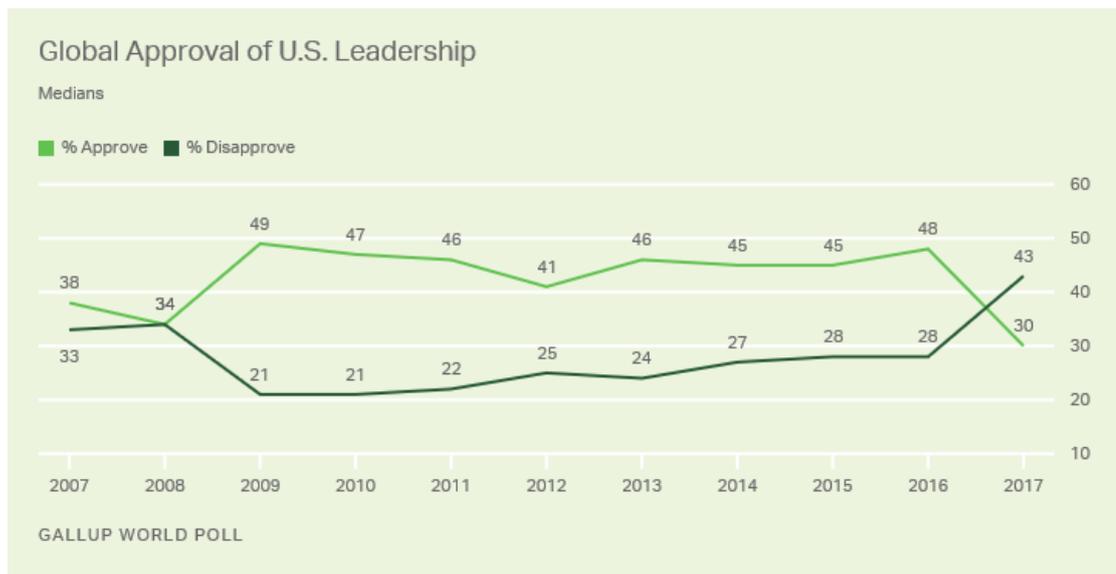
图 2：PEW 民调关于美国是世界经济领导力量的比例

	2014- 2016 %	2017 %	Change
Senegal	68	48	-20
Tanzania	63	43	-20
Philippines	66	49	-17
Ghana	61	45	-16
Mexico	60	47	-13
UK	43	31	-12
Chile	54	42	-12
Brazil	56	44	-12
Israel	63	52	-11
Germany	34	24	-10
India	51	42	-9
Venezuela	53	44	-9
Canada	40	32	-8
Hungary	59	51	-8
Indonesia	47	39	-8
Tunisia	46	38	-8
Argentina	44	36	-8
Sweden	46	40	-6
South Korea	51	66	+15

数据来源：Richard Wike, Jacob Poushter, Laura Silver and Caldwell Bishop, “Globally, More Name U.S. Than China as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July 13,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7/13/more-name-u-s-than-china-as-worlds-leading-economic-power/> (accessed April 20, 2018)

^③ Richard Wike, Jacob Poushter, Laura Silver and Caldwell Bishop, “Globally, More Name U.S. Than China as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July 13, 2017),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7/13/more-name-u-s-than-china-as-worlds-leading-economic-power/> (accessed April 18 2018) .

图 3: 盖洛普民调关于同意/不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的民调数据



数据来源: Julie Ray, “World’s Approval of U.S. Leadership Drops to New Low”, Gallup(January 18, 2018), <http://news.gallup.com/poll/225761/world-approval-leadership-drops-new-low.aspx> (accessed April 12, 2018).

国家实力既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也需要他者的认可。上述相关统计数据与民调数据均表明,在当今世界充满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之时,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大国,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持续增长。数十年来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独占鳌头的历史恐将结束,其减少的份额将由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补上,大国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对比将更加均衡化。国际关系也将因此发生深刻变革。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如果崛起国家的实力达到或者超过主导国实力的 80%,就有可能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挑战国际体系内的主导国。^④可见,该理论着重强调的是崛起国对现状的不满而挑战主导国。在他们看来,新兴大国因不能享有相应权利而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既有主导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将极力维持现有秩序,双方因此围绕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展开激烈竞争乃至对抗;一旦“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借助战争手段赢得秩序主导权,就会发动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⑤自 1500 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新崛起国家挑战主导国的案例一共有 15 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 11 例,为该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与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不同的是,当今崛起的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获益者(而且满意度较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正是参与了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才推动了中国经

^④ Jacek Kugler, “Extensions of Power Transitions: Applica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ume 5, Issue 3, Summer 1999, p.2.

^⑤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123;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pp.5-7.

济的迅速增长,中国怎么会去挑战这一对自己有利的秩序?可见,中国的崛起将不同于历史上的崛起国,走的是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权力转移理论的“预言”在中国身上可能无法应验。当然这也并不完全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态度(包容还是拒斥?)对权力转移是否会走向冲突也至关重要。其实不仅中国,大多数国家也都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最近十年的发展表明,亚洲人民已经成为1945年美国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开创的开放性的多边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很少有亚洲国家想破坏对它们有益的这一体系。”^⑥其实早在数年前,中国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尊重。2014年12月16日至18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JCCT)时指出,中国对美国统治全球经济发展和建立世界规则秩序的手段有“清醒的认识”(clear understanding)。“我们基本上接受这些规则,并愿意在全球经济结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些规则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前就已由美国建立。”“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中国希望在合作中使美国更加了解中国的想法。^⑦

除了无意挑战现有秩序之外,中国是否有实力发起挑战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与美国战略界面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普遍不淡定不同,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迈克·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对中美实力对比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不要再纠缠于中国”,因为中国还威胁不到美国霸权。他在2018年9月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令部分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美中在经济体量(GDP)上的此消彼长,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财富与实力。因此贝克利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权力来源应该是扣除成本后的净资源。这些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福利成本、安全成本等。为此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曾经估算过各国的净资源,涉及生产资本(基础设施等人造物)、人力资本(教育、技术等)、自然资本(水、能源、可利用土地等)多个领域。虽然不同机构的测算标准和资料来源各不相同,但结果却惊人相似:美国拥有的净资源数倍于中国,而且其领先优势还在逐年扩大。^⑧这一观点在一向“未雨绸缪”的美国战略界以及特朗普政府看来无异于是对华“绥靖”,其中折射出来的是实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内心深深的焦虑。

二、“地位焦虑”与中美战略调适

^⑥ [新]马凯硕:《新亚洲半球》,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⑦ “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汪洋发言:引领世界的是美国”,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broken-news/2014_12_19_303814.shtml, 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0日。

^⑧ Michael Beckley, “Stop Obsessing About China: Why Beijing Will Not Imperil U.S.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Sept.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9-21/stop-obsessing-about-china>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8).

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地位的追逐竞争是国际关系史上永恒的主题。有学者提出了一套包括荣誉 (honor)、社会面子 (social face)、威望 (prestige) 以及道德权威 (moral authority) 在内的地位指针 (status regulators), 国家会为了这些地位指针而战, 对地位的关注便成为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因素。^⑩ 图多尔·奥林 (Tudor A. Onea) 则提出了“地位焦虑” (status anxiety) 的概念, 认为地位焦虑是“主导国害怕失去较高地位 (包括经济、军事和威望) 的一种倾向, 这使主导国努力抵制实力上升国与其竞争或超过它们”, 并以 1740 年代到拿破仑时期的英法关系以及 188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德关系为例对其理论进行了验证。需要指出的是, 主导国并非对所有实力上升国都有焦虑, 其焦虑对象是某些对其地位构成竞争与挑战的特定国家, 正如奥林所言: “在一个不视对方为地位竞争者的国家眼中, 即使国家实力出现相对下降, 地位焦虑也将为零, 比如美国并不会对卡塔尔产生地位焦虑, 即使当美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卡塔尔经历着全球最高的 GDP 增长率。”^⑪ 可见, 两国存在地位焦虑的前提是二者对彼此的地位产生了较深的关切。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影响力的增长, 美国对中国的地位焦虑感也日益上升。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加里·斯密特 (Gary J. Schmitt) 所说, “尽管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争, 但美国战略家们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 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 并主张加强遏制的力度。^⑫ 这是美国保守派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崛起, 感到焦虑乃至担忧的集中体现, 而且这一焦虑逐渐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体现出来。其实早在奥巴马时期, 美国国内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声音就已经出现, 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 TPP 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奥巴马指出,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规则也在变化之中, 应该是美国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规则。”^⑬ 尽管如此,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仍以接触为主, 特朗普上台后, 在“美国优先”战略的指导下, 对华政策 (包括贸易、人文、台湾等方面) 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 这既与中国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影响力扩大给美国带来的压力增加有关, 也跟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个人色彩分不开。

在 2017 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美国明确地把中国定性为竞争对手, 认

^⑩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reface, p.XII.

^⑪ Tudor A.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125, p.135.

^⑫ [美]加里·J. 斯密特主编:《中国的崛起: 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新华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 页。

^⑬ “President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d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May 2,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w-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558fb4ee78f2 (accessed December 15, 2018))

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扩大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的影响范围，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地区秩序”。《报告》还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反思：“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支持中国的崛起以及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促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中国现在是以牺牲他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权力。”

¹³ 鉴于此，特朗普政府不会再“重蹈覆辙”，要对中国采取行动：从挑起贸易战到挑动南海问题，从要求中国加入《中导条约》到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从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到污蔑中国干涉美国选举。特朗普政府指控的是中国对国际规则的违背以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其政府高官对中国的攻击力度之猛烈也为历届美国政府所罕见。2018年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问题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届美国政府忽视了中国的行动甚至“助长”了中国，并宣布：“这样的日子结束了。”¹⁴ 这一火药味极浓的发言不禁让人想起了铁幕演说，担忧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新冷战”。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感，是一个叱咤世界数十年的超级大国地位相对衰落自然反应。它需要找一个假想敌，努力延缓地位衰落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关系的磕磕碰碰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我们对此应该做打持久战的准备。其实，中国的崛起也不必然意味着权力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就目前态势而言，世界正在迎来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世界将步入多元领导力量的时代，这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国家均无法独步世界舞台。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适应新的地位状况，接受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并尝试与新兴国家一道分享世界领导权力。当然，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也需要调适日益提升的实力地位，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近年来，在实践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欧亚非大陆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理念上，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提出国家间的交往应当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这些都是对西方传统国际政治实践与理念的重要突破与创新，也是崛起的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但遗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新理念并未作出善意的回应，而是继续采取传统思维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¹³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p.25. (accessed December 5, 2018).

¹⁴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8).

三、中美战略竞争新态势

受地位变化以及地位焦虑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竞争色彩空前凸显。而且双方除了在经济、科技、安全等传统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¹⁵之外,在规则、国际观、朋友圈等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第一,规则竞争日趋加剧。“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便着手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其核心便是自由贸易和法治的自由价值观。”¹⁶在这一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得以迅速崛起,这就给希望“美国再度伟大”的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双重挑战:一是开始反思原有的一套经济规则与秩序是否太“利他”,而对自己不利;二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可能导致规则的重塑,使美国丧失主导权。这也就不难理解特朗普政府为何要执意退出相关国际机制,而且通过贸易战来打击中国,通过提高钢铁关税来教训那些摇摆不定的盟友,其根本目的是要减缓挑战者的追赶速度,继续保持对全球局势和规则制定的掌控权。在中国“一带一路”大力推进的过程中,美国关注最多的可能就是规则问题。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被解职之前的非洲之行中指出: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非洲“激励良政,而中国则是利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性的贷款条款和腐败的交易,让负债国家陷入困境,并削弱他们的主权,从而形成对中国的依赖”¹⁷,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不遵守规则、大肆在世界扩张影响力的担忧。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中美之间围绕贸易、环保、融资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规则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第二,由于国际观的根本差异,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道义与利益的碰撞将更加激烈。跟西方国家固守权力政治与传统利益观的国际交往原则不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强调道义色彩。随着中美实力地位的变化,这两种不同的国际观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交锋。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倡导的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领导人也在诸多国际场合表示,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是“美国利益”与“美国第一”的问题,在2017年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通篇考虑的是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报告40次提到“美国的利

¹⁵ 参见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55-60页。

¹⁶ Adam Posen, “The Post-American World Economy: Globalization in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Vol. 97, Issue 2, 2018.

¹⁷ “蒂勒森:中国养成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realtime/world/story20180307-840716>, 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0日。

益”(或“我们的利益”),虽有几次提到“共有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主要指的是美国与盟国或者“自由世界”的共有利益。¹⁸相比之下,在此前两个多月所作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24次提到“人类”,6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1次提到“国家利益”,在谈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¹⁹此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坚持的正确义利观也是对西方传统权力政治原则的根本性超越,与西方以利益为导向的国家交往原则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双方关于朋友圈的争夺也拉开了序幕。长期以来,美国引以为豪的是世界范围内庞大的同盟体系,中国则采取的是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致力于与世界许多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生根,许多国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有些曾经跟随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纷纷与美国拉开距离,积极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例如,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执政后,一改前任阿基诺三世政府的亲美政策,将南海问题搁置起来,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昂山素季上台之后,西方舆论曾欣喜有加,希望自己长期在缅甸培养出来的民主力量会“倒向西方怀抱”,成为西方制衡中国崛起的“前沿棋子”。但很快昂山素季就发现西方国家除了在人权问题上发号施令之外,并不能给缅甸带来民生的改善。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她在缅甸成立了“一带一路实施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准备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除此之外,美国的许多欧洲盟友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加入亚投行(AIIB),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正是美国的担忧所在。为此,美国一方面污称“一带一路”是一条“束缚带”(constricting belt)或“不归路”(one-way road)²⁰,另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周边国家示警,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可能导致严重债务风险,中国会动用债务、经济杠杆谋取利益,试图离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彭斯曾经给柬埔寨首相洪森写信,表达了他对中国要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基地的担忧。²¹美国的长臂做法遭到洪森的强力回击。

¹⁸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8).

¹⁹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uanq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上网时间:2018年11月25日。

²⁰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2018 APEC CEO Summit”, (November 16,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2018-apec-ceo-summit-port-moresby-papua-new-guinea/>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8).

²¹ “Cambodian PM says no China naval base being built”, (Nov. 19, 2018),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cambodian-pm-says-no-china-naval-base-being-built> (accessed December 12, 2018).

总的说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将重新分化组合。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力量对比将发生历史性变化,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在时隔 200 年之后再度超过西方,重返世界经济舞台之巅,还体现在世界政治版图的变化重组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东西方观念将进一步被打破,传统盟友对美国能否继续领导世界经济已经表现出信心不足。在特朗普政府撤出对诸多国际机制的支持、威胁要减少对盟友承担的安全义务、并采取诸多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举措之际,这种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路线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领导意愿产生动摇。在美国盟友以及许多中小国家看来,“中国仿佛一下子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推动者以及领导者”²²,它们可能最终需要在中美之间作出艰难的权衡与选择。此外,就目前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与外交实践态势而言,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建设者的形象日益凸显,而美国却逆袭地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中国的国际战略越来越着眼于全球视野与人类利益,而美国则突出强调美国利益至上;中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走向开放,国际姿态日益自信,受到的国际认可也日益增加,而美国则越来越走向保守,对一时一地的得失锱铢必较,缺乏宏观考量。究竟谁代表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时间将作出回答。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独领风骚上百年,在许多方面仍然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在与一个日益焦虑的超级大国打交道时,需要有更强大的战略定力与智慧。

²² Astrid H. M. Nordin and Mikael Weissmann, “Will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2, 2018, p.239.